

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

高洪波 主编

【小说卷·二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

【小说卷·二】

高洪波 主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·小说卷(一)/高洪波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5354-3290-5

I. 历…

II. 高…

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018 号

责任编辑:张远林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:17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26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录

发廊情话/王安忆	1
心比身先老/池 莉	16
老屋小记/史铁生	40
永远有多远/铁 凝	57
吹满风的山谷/衣向东	95
清水洗尘/迟子建	137
双鱼星座/徐小斌	153
年前年后/何 申	205
没有语言的生活/东 西	240

发廊情话

王安忆

发廊情话

这一间窄小的发廊，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，借人家的外墙，占了拐角的人行道，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。老板是对面美发厅里辞职出来的理发师傅，30来岁的年纪，苏北人。也许，他未必是真正的苏北人，只是入了这行，自然就操一口苏北话了。这好像是这一行业的标志，代表了正宗传统。与口音相配的，还有白皙的皮肤，颜色很黑、发质很硬的头发，鬓角喜欢略长一些，修平了尖，带着乡下人的时髦，多少有点流气，但是让脸面的质朴给纠正了。脸相多是端正的，眉黑黑，眼睛亮亮，双睑为多，鼻梁比较直，脸就有架子。在男人中间，这类长相算是有点“艳”，其实还是乡气。他们在男人里面，也算得上饶舌，说话的内容很是女人气，加上抑扬缠绵夸张的扬州口音，就更像是个嘴碎的女人了。这与他们剽悍的体格形成很有趣的对比。他们的一双手，又有些像女人了，像女人的白和软，但要大和长了许多，所以，就有了一种怪异的性感。那是温水，洗发精，护发素，还有头发，尤其是女人的头发的摆弄，所养护成的。他们操起剪子来，带着些卖弄的夸张，上下翻飞，咔嚓作响，一缕缕头发洒落下来。另一只手上的梳子挑着发绺，刚挑起，剪子就进来了，看起来有些乱。一大阵乱剪过去，节奏和缓下来，细细梳平，剪刀慎重地贴住发梢，张开。用一句成语来形容，就是，动如脱兔，静如处子。

这一个苏北人，就是说老板，却不大爱说话。他的装束也有了改变，穿了件黑皮夹克，周转行动多少是不便的。也许是做了老板，

所以不能像个单纯的理发师那样轻挑随便了，再加上初做生意，不免紧张，于是就变得持重了。他包剪和吹，另雇了两个年轻姑娘洗头，兼给烫发的客人上发卷。有了她们，店里就聒噪多了。她们大约来自安徽南部一带，口音的界别比较模糊，某些音下行的趋向接近苏北话，但整体上又更向北方语靠拢。最主要的是，语音的气质要粗犷得多，这是根本的区别。她们的年龄分别在二十出头和三十不到。长相奇怪的很相似，大约是因为装束。她们都是削薄碎剪的发型，发梢错乱地掩着浑圆的脸庞，有一点风尘女子的意思。可她们眼神却都是直愣愣的，都像大胆的乡里女子看人。五官仔细看还有几分秀气，只是被木呆的表情埋没了。她们都穿一件窄身编织衫，领口镶尼龙蕾丝，袖口撒开，一件果绿，一件桃红。裤子是牛仔七分裤，裤口开一寸衩，脚下各是一双松糕底圆口横带皮鞋。衣服都是紧窄的流行样式，裹在她们身上，显得很局促。她们经过室外强度劳作的身体，出力的部位，像肩、背、臂膀、髋部、肌肉都比较发达，就将这些衣服穿走了样。倘若两张椅上都坐了洗头的客人，她们便一边一个，挺直身子站到客人身后，挤上洗发水，一只手和面似的将头发搅成一堆白沫，然后，双手一并插进去，抓、挠、拉。她们就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，抬肩，悬臂的姿势一模一样，抓挠的程序动作也完全一致，看上去，很是整齐。她们还都喜欢抓挠着头发，眼睛看着正前方镜子里，客人的眼睛，直逼逼地，要看出客人心中的秘密。看了一时。再侧过头去，与同伴说话。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，笑声也很响亮，总之是放肆的。老板并不说她们，看来，是个沉默的人，还有些若有所思的。她们于是会疏懒下来，只是依样画葫芦般地动作，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这时，客人就会发声音了：你不要在表面划来划去，要抓到里面去。受谴责的小姐便委屈地说：方才的客人还说我的指甲太尖了呢！客人再说：你指甲再尖也无用，只在表面上划。这时，老板就站起来，走到客人身后，亲手替客人洗发。小姐呢？依然带着受委屈的表情，走开去，到水池前冲手，然后往墙边铁架折叠椅上一坐，那姿态是在说：正好歇着！她们多少已经学油滑了。

店里时常还会坐几个闲人，家住附近，没事，就跑来坐着。人还以为等着做头发的，推门并不进来，而是问：要排队？里面的人一并

说：不排队，不排队！生怕客人退走。闲人多是女性，有的手里还拿着毛线活，有的只是抄着手。虽说是闲人，可却都有一种倦容，衣履也不够整洁，好像方才从床上起来，直接走到店堂里似的。可能也不是倦容，只是内室里的私密气息，总有些黏滞不洁，难免显得邈遏气。果然，有几次，方才还蓬头垢面地在这里闲话，这一时却见换了个人似的，化了妆，换了衣服，踩着高跟鞋，噤噤噤，头也不回地从店门前走过去，赴哪里的约会去了。等再来到这里，已经是曲终人散的阑珊人意了。她们回忆着前夜的麻将，麻将桌上的作弊，口角和得失。或者是一场喜宴，新郎新娘的仪表，行头，酒席的排场，各方宾客来头大小。就好像一宵的笙歌管弦，要在这里抖落掉余烬似的。此外，股市的起伏波动，隔壁店家老板与雇员的争端，弄内的短长事，还有方才走出的客人的吝啬与大方，也是闲话的内容。有她们在，那两位洗头小姐，也觉得不沉闷了。并且，有多少知识，可以从她们那里得来。遇到和计较的客人吵嘴，她们则会出来打圆场。她们都是有见识的、世事圆通的人。甚至你会觉得不相称，像她们这样见过世面，何以要到这小店来，与两个安徽女子轧道？难得她们如此随和。岂不知道，这城市里的人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傲慢，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等级之分的。她们生活在人多的地方，挺爱热闹，最怕的是冷清。她们内心，甚至还不如这些外来的女子来得尖刻。这倒是出于优越感了，因为处境安全，不必时时提防。当然，还是因为生性淳厚，你真不会相信“生性淳厚”这几个字能安在她们身上，可事实的确如此。在这闹市中心生活久了，便发现这里有几分像乡村，像乡村的质。生活在时间的延续中，表面的漂浮物逐浪而去，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则沉积下来，它们其实简单得多，但却真正决定了生活的方式。所以，这些闲坐的女人里，没几个能猜得到那两位小姐背底里如何谈论她们，当她们光鲜地从玻璃门前走过去，她们在门后的眼光，藏着怎样复杂的心思。

每天早上，将近九点钟光景，玻璃门上的帘子拉开了，门从里面拨了锁。这城市的街是扭的，房屋的朝向便不那么正，说不出是怎样一来，太阳从门外照到镜子上，很晃眼的。在晃眼的阳光里，两位小姐在摆放椅子，收拾镜台上的小东西，顺便对了镜子整理身上的衣衫

和头发。有一点像舞台，方才拉开帷幕。倘有赶早的顾客，这时候推门进去，会嗅出店堂里的气味有些浊，夹杂着许多成分。“他”或“她”当然分辨不出那里面有被褥的气味，混了香脂的体味，还有几种吃食的气味：泡饭的米汤气，酱菜的盐酱气，油条的油气，再有一股灼热的磁铁气味，来自刚燃过的电炉。她们就是在里面过宿的，折叠床，铺盖，锅碗，都掩在后门外面。这里还有一扇后门，门外正是人家的后窗台，用纸板箱围住半平方米的地方，搁置这些杂物，上面再覆一张塑料薄膜。在这条窄街上，沿街住户门口，都堆放着杂物，所以，就不显得突兀和不妥。过了一时，老板也来了，进来看看，并没什么事，就又走了。走了一时，又来，再看看，还是没什么事，再又走了。他显得很忙碌，有着一些对外的事需要处理的样子。有了自己的生意，做了老板，他的外形上似乎有了改变。他黑了，抑或并不是黑，而是粗糙，就像染了一层风霜。而且，有一种焦虑，替代了他们这类手艺人的悠闲劲。那是由手艺娴熟而生出的松弛，以致都有点油滑气了。现在，他却是沉郁了。这件黑皮夹克他穿着真是不像样，硬、板、灰蒙蒙，就像一个奔走在城乡之间的水产贩子。黑色牛皮鞋也蒙了灰，显出奔走操劳的样子。等他跑进跑出告一段落，停歇下来，一时又没有剪和吹的客人，他便坐在柜台里面，背后是嵌了镜子的玻璃壁架，架上放各种洗涤品，冷烫精，护发素，焗油膏。柜台上立有一面硬纸板，上面排列着标了号码的各种焗染颜色样本。总之，这发廊虽小，可五脏俱全。老板坐在柜台里边，用指甲锉锉着指甲。这带有女气的动作，倒流露出一点他本行的小习气。

他低头坐在那里，任凭小姐们与闲坐的人如何聒噪，也不搭腔。人们几乎都将他忘了，可是，很奇怪地，又像是要说给他听。倘若他要不在场，说话的兴头就会低一点，话题也变得散漫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有些漫不经心的意思。这个沉默的人，无论如何是这里的主人，起着核心的作用。现在，他坐在这里了，眼睛望着前边的玻璃门，门外街面上的忙碌，有一种熟稔的日常气息。人脸大致是相熟的，所作所为还是相熟。在这闹市的腹地，夹在民居中间的街，也是近似乡村的气质，相对封闭。外面世界的波澜，还进不到这里面，只会因冲击边岸而引起骚动。老板的眼光茫然的，这是处在创业艰难中的人统

有的眼光，忙定下来，不禁自问道：有什么意思呢？发廊里的闲话很热烈，两位小姐兴奋着，手在客人头上动作，连带身体雀跃着，形成一种舞蹈的节奏。肥皂泡飞到客人的眼睛里，客人抗议了一次，又抗议了一次，待到第三次，空气中就有了火气。老板在柜台后面立起来，可是，没有等他走到客人身后，有一个人却代替他，挤开了那位小姐。这是边上坐着的一个闲人，也算是常客了，家住街那头百货公司楼上，丈夫是做生意的，养着她，没事，就到这里来坐着。

她从铁架折叠椅上站起来，走到客人身后，略一挽袖，抬起手臂，手指头沿了客人发际往两边敏捷地爬行开去，额上立即干净了。她快速地将客人顶上的泡沫推叠起来，然后伸进深处抓挠。她笑嘻嘻地回头看人们，好像在说：怎么样？是孩子气的技痒，也显出她曾经是干过这一行的。要这么一想，你便会发现，她其实也和那两个小姐有些像呢！圆脸，短发，细淡尚端正的五官。所有的洗发小姐几乎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她的个子比那两个小姐还要小些，穿呢？又穿了一条灯芯绒，胸前缝一个狗熊贴花的背带裤，这使她看起来，完全是孩子的形容。不过，再仔细端量，才会看出她怀有着身孕！这样，你忽就不确定起来。进一步地，你注意到她看人的眼光，不是像那两位一样直逼逼的，恰巧相反，很柔软，似乎什么都没看，其实全看见了。你想，这女人有些不简单啊！到此，她已经与那两位小姐完全区别开来了。她们有着本质的不同，这不同来源于经验、年龄、天赋，还有地域。对了，这女人是上海人，她说一口上海话。她甚至还不像她那个年龄，二十多，三十，或者三十出头？就这一个年龄段吧，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上海男女，有许多流行语，又有许多生硬的发音。她的上海话竟有些老派的纯熟，这显示她应该是在正宗的沪上生活里面。

发廊情话

客人安静下来，小姐们则兴奋着问出诸多问题，总起来就是，你也做过这一行啊！她翘起下巴，朝柜台，也就是老板的方向一点：我开过一个发廊。不等人们发出惊愕的叹声，她又加上一句，先前做过一段百货。再是一句：还开过一家饭店，名叫“好吃口来”！说到此，人们反倒不吃惊了，因为不大可信。这三段式加在一起需要多长时间？而她究竟又有多大年纪？再看她脸上的笑容，那样得意的，又变

成孩子了，沉不住气，爱说大话的孩子，狡黠地眨眨眼：信不信随便。小姐们不看她了，由她自己替客人洗头。她笑着将干洗的全套动作做了两遍，然后说：冲去吧！将客人还给原先的小姐，带到洗头池前，自己举着手等在一边，等水池子空出来好冲手。她很有兴趣地看着手上堆着的泡沫，手指撮弄出一个尖，尖上正好停着一点太阳光。光流连到她脸上，她的笑容在晃动的光影里有一点惘然。店里有一瞬是静着的，只有水冲在头发里柔和的响声，还有煤气热水器噗一声开，又噗一声关。老板肘撑在膝上，下巴托在掌中，那样子有点像小孩，想着小孩子家的心事。

我的发廊在安西路，安西路，知道吗？她说。小姐们摇头说不知道。现在已经拆了，那时候，很繁荣呢！长宁区那边有名的服装街，有人叫它小华亭的。我的发廊在服装街的尾上，或者也不能说尾，而是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街头上。我对那地方比较熟，虽然我自己家住在淮海路那边，可是朋友借给我做小百货的门面在安西路，所以就熟了。

小姐们回头朝向她，听她说。冲头发的冲好了，送到座位上，老板起身去吹风。小姐自己站在一边，用一块干毛巾擦手，她走到空出来的水池，拧开龙头，冲净手上的泡沫，暂时停下来，脸上带了微笑。她左右手交换握了花洒，冲手。水丝很软弱地弯曲下来，汇成细流。电吹风的嗡嗡声充满在店内，头发的气味弥散在透进玻璃门窗的阳光里，显得有些黏腻。她洗好手，那小姐将手中干毛巾递过来，她没接，只是在上面正手反手摊了摊，算是擦干了，回到先前的折叠椅上，坐下。后来呢？小姐中的一个问。她抬起微笑的脸，询问地看着发问的人。为什么不做百货而要做发廊？那人解释了自己的问题。

她“哦”一声，仿佛刚明白过来似的。小百货，你知道利极薄，倘若你没有特别的进货渠道，赔煞算数。那些供销商，你打过一趟交道，三天吃不下饭！说到此处，她忽然收住，意识到险些说到不该说的话。安西路的铺面，是我朋友借我做的，本来说不是我自己的，做也做不长。所以呢，做，做，做，我就想自己做了。做什么呢？在家待业的时候，我陪隔壁邻居家的小姑娘，到理发学校听过课，回到家，我让她在我头上练洗发，我在她头上练，就这么练着玩。到后

来，我洗得比她还好。她抬了抬下巴，好像在说：方才你们也见到了。我想：就开个发廊吧！安西路，就这点好，做什么事都像玩一样，没有心理压力的。朋友又多，因为都是靠朋友的，所以都肯帮朋友的。当然，安西路的人和我们淮海路的不一样。就是这里，她用手点点脚下的地面，这静安寺地方的人和淮海路的都不一样。淮海路的女孩子，走到哪里都看得出来不一样。不是长相，不是说话，也不能说不是，可能有一点是，不过并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，大约是气质。她为自己说出“气质”这两个字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下，似乎觉得不够谦逊。不过，安西路的人有安西路人的好，他们很肯帮忙，而且，更重要的，就是我才说的：什么严重的事情，在他们看来，都和玩一样。听他们说话，你会听不懂，难道是吹牛？吹牛也要打打草稿。可他们完全是像真的：开发廊？好呀，我的朋友在香港学出师的，专给明星做发型；店面吗？安西路服装街要延长，还要丰富品种，我有个朋友和区长认识，同他说一声好下；第三个朋友恰巧专门做推销洗发香波的，可以用批发价卖我。还有工商局，卫生局，劳动服务公司，治安大队，都有朋友，或者朋友的朋友，都是一句话就成的。当然，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好运气，否则，人人发财了。那个做发型的朋友，不是在香港，而是在温州学的，不过曾经在香港人的发廊里做过，开的价高过天，还要有住房，包交通，因为他实际温州人都不是，而是温州底下的德清乡下人。服装街不仅不延长，连原来的都有拆掉的危险，有几户居民是有来头的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，一直在呼吁。你知道，安西路一带多是洋房，本来是极清静的。那推销洗发香波的，倒是天天来，来到我的百货摊位上，这时我的百货还没有结束。他拎一只拷克箱，盖子揭开来，里面像中药房样，一小格一小格，放着样品。样子蛮像，结果全是假货，在火车站那里的地下工厂生产出来，四面八方去兜售。一上手就知道，处处是关隘，问题是，一上手就甩不掉了。本来，不过是玩玩的，一来二去，玩成真了。脾气上来了，志气也上来了，非要成功不可了！发廊到底开出来了，倒真开在隔横马路的街那头，政策有一时松动，一要解决待业人员生计，二要街道里委创收。不过，松几天又紧起来，除了我这家发廊，再没有开出别的铺面。我的发廊正好嵌在弄堂贴边上，狭长的一条，

门是朝里的，对了弄堂另一侧墙面。

在她讲述的过程中，又先后进了两个客人，一个男客，一个女客。老板先给男宾修面，再给女客焗彩色油。女客对了硬纸板上的颜色样品思忖很久，最后选定一种。两个小姐听得出神，听故事并不比聊天更影响她们干活，甚至聆听产生的专注，使她们安静下来，手下就不那么浮躁了。老板依然沉默着，这是一个静默的男人，即便需要与客人交流，他也尽可能以动作示意，比如，点头，摇头，用手指划。万不得已要说话，他就用极轻的音量说出极简单的几个字。她的叙述相当流利，语音清晰，轻盈地穿行在店堂间，透过刀剪的嘁嚓，花洒里的水丝，客人与老板耳语般的对话。

生意好不好？一个小姐问道。她没有正面回答这问题，依着原有的思路往下去。开张这一日，大家，就是安西路服装街的朋友，都来放炮仗了。朋友中有一个人，大家都叫他：“老法师”，她停顿一下，绕过这话题，这个人等会儿再说。你问我生意如何？她看着方才提问的小姐。这一绕道有些打乱叙述，需要一个缓冲，用来调整节奏。生意嘛，不好不坏，多的还是洗头，其中起码有一半是朋友，“挑”我生意的。她一笑，因为用了一句粗俚的切口稍有些羞惭。像我们这种发廊，多少有点不上不落。居民习惯去国营的理发店；隔壁小区里，就有一个里弄开的理发室，洗头只要五块钱。生活质量高的又要去美发厅、美容院，香港台湾人开的。再有一类发廊，是要在城乡结合部，外地人集聚的地方，叫是叫发廊，但小姐们连洗头都不会。她停下来，略过去了。到我们这地方来洗头的，多是一些小姑娘，读中学的，刚刚学了时髦，大人又不许去美发厅，就只得到我们这里来。她们多数是一头直发，拖到背脊处，额角上胎毛还没掉干净，怀里抱一瓶自家的洗发水，坐到椅子上，喊一声阿姨，多抓抓噢！别看她们年纪小，已经学了白领的脾气，一会儿说抓重了，一会儿说抓轻了，一会儿又说洗出头皮屑，一会儿再说吹风筒太近，头发开出叉。半通不通，口气却很凌厉，你也不好跟她凶，只好和她“淘糰糊”。她又用了一个俚语，自己笑出声。和这帮小姑娘混的时候长了，要来真正做发型的客人，倒有点不晓得怎么下手了。当然，即使有做头发的，也不过是几个老阿姨，卷一卷，吹一吹。就算是比较时髦的，也不怕，

我的师傅路子还是正规的，原来在紫罗兰做过，怕是怕那种路子外边的。但是，你越怕什么，就越来什么。这一天，不早不晚，来了一个人。她忽然止住，本来交错抱在肚子上的手臂解开来，插进背带裤的口袋，这样，腰就往前挺一挺，肚子也挺一挺，脚尖并拢朝前伸直。再继续往下：他要剃光头。

这是一个光头客，只不过长出薄薄一层头发茬，他要再推推光。他是这样进来的，推开门，一脚在门里，另一脚在门外，推不推光头？好像他自己也没什么把握，只是来试试。我们那个师傅，已经笑出来了，马上有话要跟进：到剃头担子上去推！其实谁看见过剃头担子，只不过放在嘴上说说罢了。就在这当口，也不知道怎么，我“拔”地立起来，抢过师傅的话头，说了一个字：推！事后再想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有来由的，我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光头。她笑了，两位小姐也笑了，问：不是一般，又是什么？这话怎么说！她沉吟了一时。这一时很短促，可在她整个流畅连贯的讲述中，却是一个令人注意的间隙，好像，有许多东西涌了上来。她沉吟一时，说下去。假如是一个老头、民工、乡下人，或者穿着陈旧……怎么说，反正是那种真正剃光头的的朋友，我就不会留人了。但是这一个呢，年轻，也不算顶年轻，30左右。他穿一件中式立领，黑直贡呢的棉袄，那时候还不像这几年时兴穿中式，猛一看，就像道袍，裤子是黑西裤，底下一双黑直贡呢圆口布底鞋。背的一只包，也很奇怪，你们猜是什么包？洗白的帆布包，盖面上缝一只五角星，军用书包。他的样子就是这么怪，但是，很不一般，一点不一般。

我请他进来，坐下，抖开尼龙单子，围好，封紧，再去镜箱拿工具。我们店里的人都看着我，不晓得我准备怎么下手。我眼睛盯着我的手，一会儿拿起一把电推刀，一会拿起一把剪刀，先是拿大的，再是拿小的，我一捏住那把小剪刀的时候，心里忽然定了，我拿对东西了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做事情凭感觉，感觉呢，又都集中在手上。所以，许多事情，我都要先去做，做在想前边，做以前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只要做起来，自然就懂了。小时候，我们弄堂里的小姑娘，兴起来钩花边，大家把花样传来传去。还有书，书上有照片、针法。我是不要看这些，我就是要钩针，线，在手里，三绕两绕，起了头，

各路针法我都钩得出来了。大人说我手势好，说，什么叫手势好，伊就是！这时候，我捏了这把小剪刀，回到客人身边，把椅子放低一节，这个光头客个子挺高的。他看了看我手里的小剪刀，没有说话，也不晓得是看出我会，还是看出我不会。我反正觉得我会。事后，我们那师傅也问我在哪里学的，说一看我拿起剪刀，就晓得我会。其实，我不但没学过，连看也没看过，我就是知道，不能用推刀，也不能用刮刀，那就真的是剃头担子了。而我们是发廊，客人呢，又是那样的，我们必须是新潮的。我拿起剪刀来就再没有犹豫，我从发际线开始，一点一点往后剪。剪刀小，刀口短，留下的“角”就小，总之，一句话，就是要剪圆。这是基本原则，不要有“角”。这个客人的头型很好，圆。你们不要笑，你们接触的头比接触的人还多，是不是都圆？不是吧！可以说大多数的头不圆，或者整体圆，局部却有凹凸。可他不！不仅圆，还没有凹凸，更难得的是，他头上没有一些斑秃和疤。倘若要把所有人的头都剃光的话，你们会发现，人人头上都会有几处斑秃和疤。可他就没有。所以他敢剃光头呀！光头不是人人能剃的，要有条件。这个头，我整整剪了一个半小时，剪下的头发茬，细得像粉末。我虽然注意力全在他的头上，可我知道，他一直睁着眼睛，从镜子里看着我的手势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以前的头，都是用电推刀推的，他的女朋友帮他推。他和他的女朋友，都是戏剧学院的，他是老师，女朋友是学生。他的女朋友出去外地拍电视剧了，他只好来找地方推头。走过几条马路，找了无数家发廊，都说不推光头，最后才找到我的发廊。他和他的女朋友，在武夷路上借了套一室户住，离安西路不很远，以后，他就时常来了。这些都是他以后告诉我的。

叙述显然到了关键部位，店里的空气竟有些紧张。正是下午二三点不大上客的空当里，两个小姐一左一右坐在她身边，老板在柜台后打瞌睡，对她的故事不感兴趣的样子，但是也没有出来干涉她们这样大谈山海经。他真的改了脾性，理发师傅都是饶舌的，爱听和传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故，而这一个，已经变得漠然了。小姐们等着情节继续发展，不料她却话锋一转：

我刚才有没有提到一个“老法师”？那是安西路做服装的朋友中

的一个。叫他老法师，一是因为年纪，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岁；二是因为他有社会经验。他的社会经验用在生意上面并不好，主要是用在嘴上。他只要坐下来一开讲，老板就都忘了做生意，聚到他身旁边来听课。据说他在局里面，承办员听他讲得忘了问案情。她顿了一下，因为说漏嘴脸红了，旋即坦然一笑：不讲也明白，安西路上的老板，大约有一半进过“庙”。带出切口没有使她再停歇下来，脸上的红却扩大并且加深，就有了类似豁出去的表情。从“庙”里出来，找不到工作，就做生意了。老法师吃官司，还是因为他的嘴：诈骗！他骗人家说他是华侨，在南洋开橡胶园，到上海来是想娶个上海太太。南洋那边的华人多是福建一带过去的，长相不好，矮，瘦，黑，热带瘴气重，遗传上有许多问题。所以，他就决定到上海来解决婚姻大事。上海人种好，他说。你们知道，他说起来一套又一套的，天底下哪个角角落落他好像都去过。他说上海人种好，上海人里面，女更比男好。江南地方，水分充盈，就滋阴。他说：你们看过《红楼梦》吗？贾宝玉说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海的女人，就是水做的女人。水土湿润，气韵就调和，无论骨骼还是肌肤，都分量相称，短长相宜。比如脸相，北方人，多是蒙古种，颧骨宽平，腮大，眉毛疏散，单眼皮，矮鼻梁，嘴形缺乏线条，表情呆滞。南方人，是越人种，就像福建的那种，眼睛圆大，而且重睑，但陷得太深，鼻孔上翻，有猴相，欠贵气。江南人，却是调和了南北两地的种相，上海呢，又调和了江南地方的种相。上海的调和，不仅是自然水土的调和，还加上一层工业的调和。有没有看过老上海的月份牌？美人穿着的旗袍，洋装皮大衣，绣花高跟鞋，坐着的西洋靠背椅，镂花几子，几子上的留声机，张着喇叭，枝形架的螺钿罩子灯，就是工业的调和。老法师穿一件西装，手里拎一只拷克箱，坐在宾馆的大堂酒吧里，和一批批客人开讲。到了吃饭时间，自然有人请去餐厅，水晶虾仁，松鼠桂鱼，叫花鸡一道道点上来。这时候，他就改讲吃经。这些人都是鸡生蛋，蛋生鸡地生出来的，多数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，有一些家世还挺好的，据说有高干的女儿、医生的女儿、有大学生、教师，还有一个电影演员。认识过后，不出一个月，就向人家开口借钱。其实不要他开口，人家自己就会给他钱：外币兑换起来不便当，

还要去中国银行排队填表，拿人民币去用吧，不必客气！上家的钱给下家用，就像银行一样，周转起来非常顺利，没有一点漏洞的。老法师长得难看，不是难看，是怪。猛一看没有下巴，定定睛，下巴是有的，却连着喉结这一段，形成一个收势。第二者，没有肩膀，其实肩膀肯定有，而且相当宽，可是头颈太粗，两块肩胛提肌特别发达，肩膀就塌下来，变成黄牛肩膀了。第三，多了一副手臂转变骨。原因是手心朝里，转变骨朝外，手心一翻，转弯骨就到里面来了，就好像多出一副。要说，老法师是长得没有福相，不过，一双手脚又补回来一些。他的手脚都小，与他一米七八的身胚比起来，实在小得不相称。所以，这也是一怪。这样七歪八扭的一个人，就全凭着一张嘴，招蜂引蝶。她说到这个词，大约想到与老法师的形象不符，便笑了。笑里边带了讥诮，又很微妙地带一点怜惜。她脸上的红没有褪去，而是均匀地布开了，使她平淡的面容变得有些姣好。后来，有一日，人家介绍给他一个小姑娘，跟过来看的，有她一帮亲眷朋友，其中一个看过后就有点起疑，觉得这人既面熟又陌生，像是他们单位，区饮食公司里的供销员。但他自己还不敢确定，过一日，又带了另一名同事来看。另一名同事连他的名字都喊出来了。于是，报告公安局。骗过的人再鸡生蛋，蛋生鸡地吐出来，竟然有十二个，整整一打。老法师一个也不赖，统统顶下来。他说，是他自己失足，就要自己承担，有本事不要穿帮，穿帮就不要赖，本事不是用在这时候的。审他案子的承办员也很服帖他，夜里值班瞌睡上来了，就把他叫出来，听他讲，然后一人一碗大排面消夜。因为他态度好，就判了从宽，三年劳教。在白茅岭农场，劳教也都服帖他，他做了大组长。劳教也分三六九等，诈骗第一等，因为智商高呀！老法师又是高里面的高人。

有客人进来了，一个女客，洗和做，因晚上去喝喜酒，要求做得仔细一点。叙述被打断了，一个小姐去洗头，另一个拉过盛卷发筒的塑料筐，将卷发筒上挂着的橡皮筋扯开来，各放一边，等会儿好用，一边问：那么光头客呢？怎么就讲到“老法师”上面了呢？洗头的小姐也侧过脸对了这边问：是呀，光头客到哪里去了呢？她光笑不答，向老板要了个一次性塑料杯，到饮水器上接了水，慢慢地喝。人们便不敢催她，耐心地等着。店里的骚动平息下来，重新建立秩序，恢复

了讲述和聆听的安静气氛。

老法师在白茅岭农场待了两年半，另外半年减掉了。她继续说老法师。从白茅岭回来，他就到安西路上租个铺面，做服装，专做女装。他生意经一般，这也正是他有社会经验的表现。他常常说：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何必要强过人家的头呢？安西路上做得巴结的人做过了，摊位转租出去，自到虹桥路开时装店的也有，开服装厂的也有，去南非，阿根廷做生意的也有，老法师却稳坐钓鱼台，不动。他有一句话，叫作：家有千千屋，日卧三尺。所以他生意就做得潇洒，进来的服装，有我们喜欢的，他就很慷慨地一送：拿去！他对我们小姑娘很好，出手也大方，还教我们许多事情。他说：女人只要基本端正，没有大的缺陷就可以了，重要的是要有脑子，就是有智商。老话说，“红颜薄命”，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，长得好看并非有好命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句俗话，叫作“聪明面孔笨肚肠”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把面孔和肚肠对立起来？原因就是，女人自恃有一张脸就放松了头脑的训练，结果就是前一句——“红颜薄命”。中国的四大美女，其实并不是漂亮。杨贵妃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唐代皇帝的妃子，皇帝为了她，差点丢了江山。后来，将士要求皇帝杀了杨贵妃，才肯为他出兵打仗，重返朝廷。杨贵妃有狐臭，所以就在脖子上戴一圈鲜花，“闭月羞花”的“羞花”二字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可见她并不是以色貌取唐明皇欢心宠爱，凭什么？你们自己去想。再有王昭君，你们以为她有多美？皇帝会把真正的美妃送给野蛮人！重在贵而已，贵是贵在大汉王朝宫里的人，这身份就足够有余了。可她聪明啊！让她去那种地方，住帐篷，吃羊肉，天寒地冻，话也听不懂。她没有一头撞死，真去了。这一去，便青史留名。西施和貂蝉两位，智商就更高了，她们实实在在就是两个间谍，放进去的倒钩。没有超人的智商，担当得起吗？反过来说，女人聪明，自然就会漂亮，这漂亮不是那漂亮，是一种气质。说到“气质”这个词，她又不自觉地笑了一下，却没有减缓叙述的进程。比如西施，从诸暨乡下选来的民女，为什么不直接送去给吴王夫差，而是要由大夫范蠡专门调教她，调教什么？走路，抬手，说话，看人。学这些，靠什么？智商。走路，可以说决定了整个人的风度。人家说回头率，回头率从哪里来？马路上人头济